



欧亚译丛

(第一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欧 亚 译 丛

第一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译丛. 第1辑 / 余太山, 李锦绣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238 - 3

I. ①欧… II. ①余… ②李… III. ①东方学—文集
IV. ① K1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135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欧亚译丛

(第一辑)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38 - 3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 60.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古代内陆欧亚史研究”创新工程经费资助

顾 问：陈高华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鸣飞

编者的话

欧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该学科原始资料涉及的语言文字特别多，研究者也遍及世界各地，不用说论著也多数是用他们的母语写成的。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往往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成就也各有千秋，均有不可取代的参考价值。除了一些专门的语言学家外，一般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语言，从而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适用于一切学科，但对于欧亚学研究来说尤其不可或缺。

显而易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翻译，依靠一些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利用自己精通的语言为不熟悉这门语言的学者提供值得参考的资料。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厚重的或自成系统的专著，这当然是学术翻译的主要努力方向，但这显然不够。一些重要的论文只是以单篇的形式存在，一些刚发表的文字还来不及结集，而这恰恰是每一个企图站在前沿的学者不能不认真对待、及时注意的。于是，便有了我们这本小小的刊物自告奋勇，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担子。

由于篇幅、时间和精力限制，我们只能挑选我们认为较有价值的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我们希望推介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不排斥一些发表时间较早但依旧给人启迪的作品。若非情况特殊，我们会尽量保持原文的完整性。不言而喻，译文的信、达、雅，将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指出，我们寄予这个小小的刊物上的理想，并不仅仅是成为攻玉之石。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劳动，让国际欧亚学者体会到中

国学者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尊重和热情，使他们转而更加关心中国的欧亚学研究，进而为开展欧亚学的国际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单向的借鉴毕竟还是消极的，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合作必将成为潮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本刊成为一座桥梁，起到一种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作用。

2014年7月1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 / 1

Л. Т. 亚布隆斯基 (Л. Т. Яблонский) 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外贝加尔匈奴墓研究 / 31

С. С. 米尼亚耶夫 (С. С. Миняев) 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德如尼灌溉渠中发现的古墓 / 41

Т. Г. 奥波勒杜耶娃 (Т. Г. Оболдуева) 著 孙危译

公元 6 至 10 世纪阿尔泰突厥的冶铁与铁器制作 / 60

尼古拉·М. 孜尼雅科夫 (Nikolai M. Ziniakov) 著 刘文锁译

蒙古国新发现的古代艺术文物 / 81

Д. 策温道尔基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著 青格力译

综合视角下的汉代边疆 / 90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著 程秀金译

蒙古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法兰克人：拉施德丁的部落社会比较
民族学研究 / 112

艾鹫德 (Christopher P. Atwood) 著 贾衣肯译 李鸣飞校

完者都的巡游，1304—1316 / 148

查尔斯·梅尔维尔 (Charles Melville) 著 俞雨森译

中国和欧洲的鸟形车 / 188

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著 邵小龙译

萨珊国王识字吗? / 201

杜尔金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著 李艳玲译

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 (Isa Kelemechi,
1227—1308 年) 的生涯与活动 / 224

金浩东著 李花子译 马晓林校

元代中国的回回医学和回回药 / 264

萧婷 (Angela Schottenhammer) 著 李鸣飞译

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

Л. Т. 亚布隆斯基 (Л.Т. Яблонский) 著 张桢译 伍宇星校

一般认为,保存下来的塞人部落墓葬遗存,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当中包括咸海南岸南塔吉斯肯墓地(Тагискен, Tagisken)^①、乌伊加拉克墓地(Уйгарак, Uigarak)^②, 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塔斯莫拉文化(Тасмол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Tasmolo Culture)^③ 遗存,以及迈埃米尔文化(Майэми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Maiemir Culture)^④ 遗存。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种类型文化形成的最早阶段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⑤

* 本文译自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的《苏联考古学》1991年第1期。作者 Л. Т. 亚布隆斯基 (Л.Т. Яблонский), 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斯基泰—萨尔马特研究部主任。——译者注

① 塔吉斯肯墓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塔吉斯肯高原上。1959年发现,1960—1963年间由当时的苏联科学院花剌子模考察团发掘。该墓葬遗存可分为两类:北部墓地的墓葬年代为公元前9—前8世纪;南部墓地为塞人部落遗存,年代为公元前7—前5世纪。——译者注

② 乌伊加拉克墓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西南部锡尔河附近,是一处塞人文化墓地,时代为公元前7—前5世纪。——译者注

③ 塔斯莫拉文化,为一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因在巴甫洛达古比雪夫斯基地区的塔斯莫拉发现这种文化的典型墓地而得名。——译者注

④ 迈埃米尔文化,属于阿尔泰地区一支游牧—渔猎文化,时代为公元前7—前4世纪。因发现于迈埃米尔草原纳雷姆河源附近而得名。其与分布在亚洲北部、东部及欧洲东部地区的斯基泰—萨尔马特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译者注

⑤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1997年。

但是,当图瓦地区阿尔然(Arzhan)墓地^①的研究结论在学术会议上公布之后^②,很快在各种刊物上引发激烈的争论^③。首先,围绕М. П. 格里亚兹诺夫(М. П. Грязнов)将塞人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提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随后的争论,一方面再次体现了考古材料在认识塞人文化从青铜时代向历史时期过渡的困难之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感觉到:涉及塞人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时,具体的考古材料尚不充足。

大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大家介绍花刺子模左岸考古发掘所获的新的墓葬材料。这些材料和塞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将对阿姆河流域古代萨雷卡梅什三角洲一带(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④的塔沙乌兹州)的萨卡尔—恰加(Сакар-Чара, Sakar-Chaga)3-6号墓地考古发掘的初步成果进行汇报。

① 阿尔然墓地,分布于图瓦北部西萨彦岭支脉乌尤克河谷地,属于典型的乌尤克文化遗存。1971—1974年,苏联考古学家格里亚兹诺夫(М. П. Грязнов, 1902—1987)主持发掘了阿尔然一号墓,该墓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2001—2003年,俄罗斯—德国联合考察队对阿尔然二号墓进行了发掘,其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译者注

② a.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阿尔然墓发掘工作完成》,《1974年考古新发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 b.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阿尔然墓新发现引起的斯基泰—西伯利亚类型问题》,《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报》1978年第54期; c. М. П. 格里亚兹诺夫:《阿尔然——斯基泰时期王冢》,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③ a. Л. Р. 克兹拉索夫:《乌尤克阿尔然墓及塞人文化起源问题》,《苏联考古学》1977年第2期; b. А. К. 阿基什耶夫:《塞人文化早期阶段的年代学问题》,《哈萨克斯坦考古遗存》,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1978年; c. А. М. 列斯科夫:《钦麦里人的剑和匕首及斯基泰阿基纳克剑的起源》,全苏第三次学术大会,《伊朗考古与艺术及其远古时代与苏联人民艺术的关系》,莫斯科,1979年; d. Д. С. 拉耶夫斯基:《中亚古代游牧》书评,《亚非民族》1981年第6期; e. А. И. 捷列诺日金:《阿尔然—斯基泰时期王冢》书评,《苏联考古学》1982年第3期; f. 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Ю. С. 胡佳科夫:《阿尔然—斯基泰时期王冢》书评,《苏联考古学》1982年第3期; g. А. М. 曼德尔施塔姆:《古代图瓦:旧石器时代至公元9世纪》书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公报·社会科学》第二卷第6期,新西伯利亚,1982年。

④ 苏联解体后更名为土库曼斯坦。——译者注

奥斯坦佐维萨卡尔—恰加山丘,位于外温古兹卡拉库姆沙漠(Заунгузский Каракум, Zaunguz Karakum)^①的北部边缘。它距库尤萨伊2号(Куюсай 2, Kuysai 2)地点^②和图梅克—基奇德日克(Тумек-Кичиджик, Tumek-Kichigjik)墓地^③非常近。Б. И. 魏因贝格(Б. И. Вайнберг)就是利用这两个地点的材料辨别出了花刺子模早期铁器时代的库尤萨伊文化(Куюс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Kuysai Culture)^④。

各座墓葬沿着山丘的纵轴线,分布在山丘的表面。边缘墓群间的距离约为6公里。相邻墓群间的距离不超过1公里。

萨卡尔—恰加3号墓地的基本资料已经发表。^⑤墓地中有8座墓葬,其中一座是空墓。封丘基本上排成平行的两排:一排是火葬墓,一排是土葬墓。这两种墓葬周围都环绕着石灰岩碎块堆砌的石圈。除了空墓的墓8外,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面埋葬。墓8封丘下面有浅的平面呈鞋底形的墓坑。这些墓有单人葬和多人葬,人数加起来共14人。火葬墓的头向无法确定。多人土葬墓的头向也不能确定。有唯一一例能确定头向的

① 外温古兹卡拉库姆沙漠,是卡拉库姆沙漠的一部分。卡拉库姆沙漠被分为三个部分:北部隆起的外温古兹卡拉库姆,低洼的中央卡拉库姆以及东南卡拉库姆。外温古兹卡拉库姆沙漠的面积约为10.2万平方千米。——译者注

② 库尤萨伊2号地点,是花刺子模地区早期铁器时代遗存。年代为公元前7—前6世纪。该地点位于两条古代河道的交汇处,占地面积12公顷。该地点陶器具有特色,并发现了大量古代城址。——译者注

③ 墓地位于土库曼斯坦北部、古代阿姆河三角洲西南部的图梅克—基奇德日克高地。1972年,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花刺子模考察团发现了此墓地。——译者注

④ Б. И. 魏因贝格:《阿姆河沿岸三角洲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库尤萨伊文化》,《中央亚细亚考古集成》第3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5年。(该文化由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花刺子模考古学—民族学考察团发现,属于半定居的游牧文化。早期阶段的居址和墓葬年代可溯至公元前7—前6世纪。晚期阶段的遗存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Б. И. 魏因贝格首次发现并研究了这一文化。他认为其中含有南部的文化因素。——译者注)

⑤ Л. Т. 亚布隆斯基:《萨卡尔—恰加3号早期塞人时期墓地》,《苏联民族学》1986年第3期。

单人葬，其头向是向西。

该墓地陶器遗存可分作两类：当地生产的手制陶器和外来陶器。类似的器物在雅兹—德佩（Яз-депе, Yaz-Depe）^① 遗址中有发现。^② 随葬器物中最常见的是石磨盘。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雕刻类似野猪形象的骨制物品（图 1）。在墓 7 封丘下（地表多人葬）找到了大量的鱼骨、马蹄及马腕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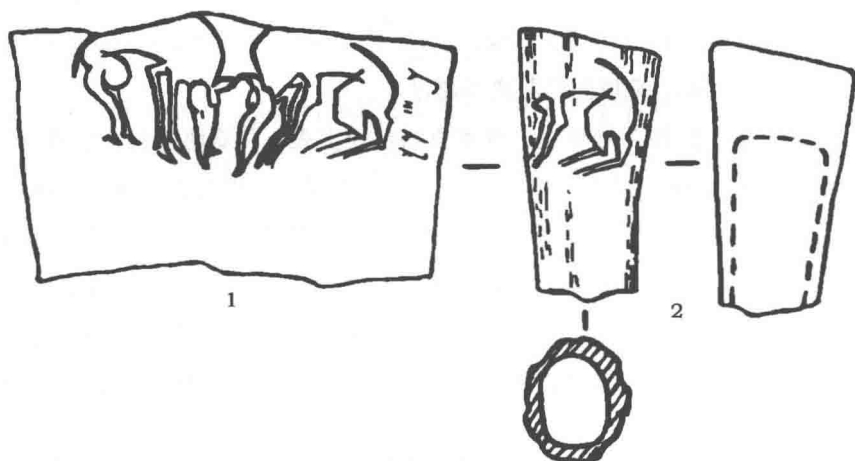


图 1 萨卡尔—恰加 3 号墓地骨器顶部图案
(1. 平面图; 2. 全图)

萨卡尔—恰加 4 号墓地由八座排成一排的封丘组成。除了墓 1 外，所有的墓葬都有石构的地表建筑，它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残破的石灰岩石板构成的大片废墟；二是由石板砌成的石围，但体积要小一些。通常，墓上的石

① 雅兹—德佩遗址，是中亚绿洲早期铁器时代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材料建立了中亚早期铁器时代的编年框架。雅兹 I、II、III 期分别对应早期铁器时代的早、中、晚期。——译者注

② a. Л. Т. 亚布隆斯基：《萨卡尔—恰加 3 号早期塞人时期墓地》，《苏联民族学》1986 年第 3 期，图 1；b. В. М. 马松：《马尔吉亚那古代农业文明》，《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1959 年第 73 期；c. Л. Т. 亚布隆斯基：《土库曼北部墓葬发掘》，《1983 年考古新发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头会落入封丘堆里。和萨卡尔—恰加 3 号墓地的情况一样,所有的墓葬都在地表埋葬。地表上有石灰岩碎块堆成的石圈。封丘的直径在 9~14 米之间。

该墓地墓葬为单人和多人的土葬和火葬。有些情况下,火葬在其他地方举行,而遗骸和随葬品则被转移到最终埋葬的地方,于是,地表和封丘下面没有焚烧痕迹,埋葬的地方也没有浓厚的灰烬层,仅能看出一些不大的灰烬斑点,其周围是随葬品。墓 8 在墓群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实际上,它没有封丘,是直径 5.5 米的圆形场地,周围环绕石圈。石圈内的地表有强烈的火烧痕迹。其上覆盖的灰烬层厚达 25 厘米,灰烬层上的封土则形成了天然的道路堆积。这种情况允许我们做出推测:该圆形场地只是用于多次火烧,而并非预先选定。火化后,遗骸被转移到最终安葬的地点,而烧焦的灰层中没有发现任何墓葬残迹。墓 8 位于墓群的边缘,独占一隅。

在其余墓葬的封丘下面,地表或偶尔在封丘的底层,会发现典型的器物。所有的陶器,除了带有花环的薄壁圆形陶器外,都是手制,篝火烧造,且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图 2)。随葬器物中,有形状怪异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图 3·9,图 3·11)、镶嵌绿松石的金耳环(图 3·7)、肉红玉髓串珠(图 3·1,图 3·4)、铁刀(图 3·8),使用部位有红色颜料痕迹的圆柱形石杵(图 3·5)、整套绵羊距骨(21 件)、鱼骨、绵羊骨以及少量雄黄。

萨卡尔—恰加 5 号墓地,距萨卡尔—恰加 4 号墓地 1 千米。墓葬沿山丘纵轴线排成一行。墓 1 和墓 2 的封丘是墓地中最大的,位于墓群的东南部。墓 1 封丘的尺寸为 19×14 米,墓 2 封丘的直径达到 31 米,其余墓葬的封丘直径在 6~19 米之间。封丘下面是各种形状的墓室。墓 1 地表露出火烧过的柱洞,且排列有序(图 4)。中心建筑复原后平面呈长方形,尺寸 3×2.5 米,四周围绕以环形石围,直径 5 米。石围所在的地方一般有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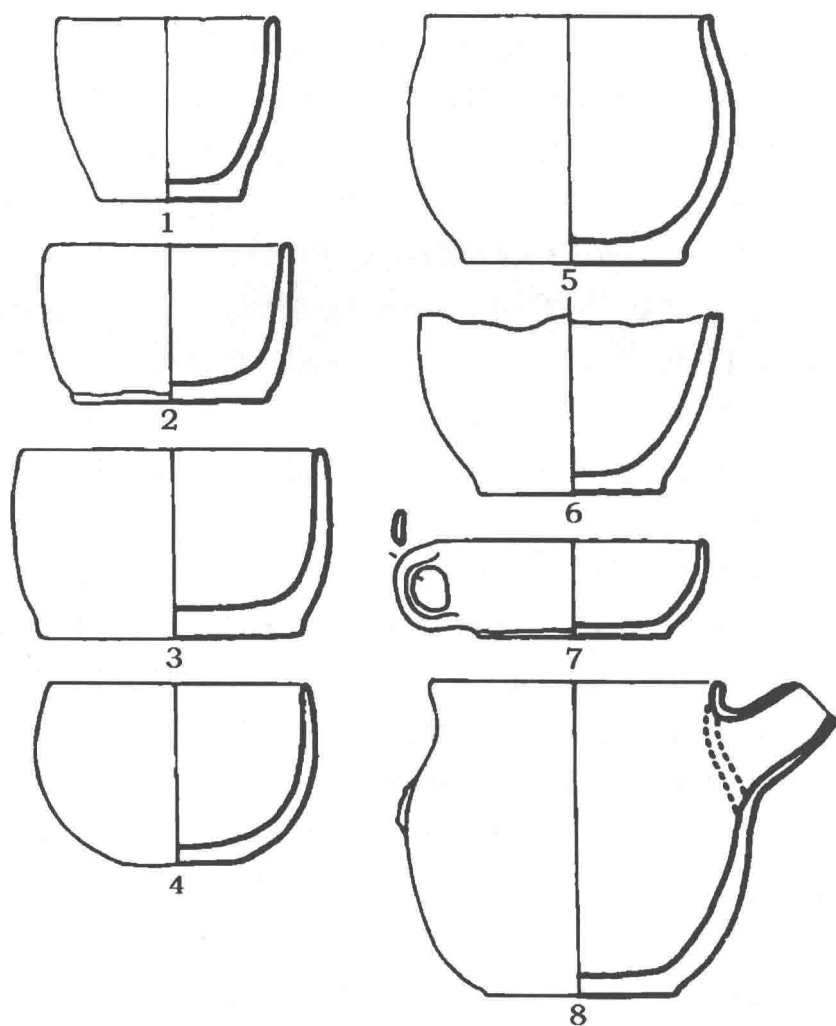


图2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手制陶器
 (1, 出自墓4; 2、5、8, 出自墓2; 3、4, 出自墓5;
 6, 出自墓1; 7, 出自墓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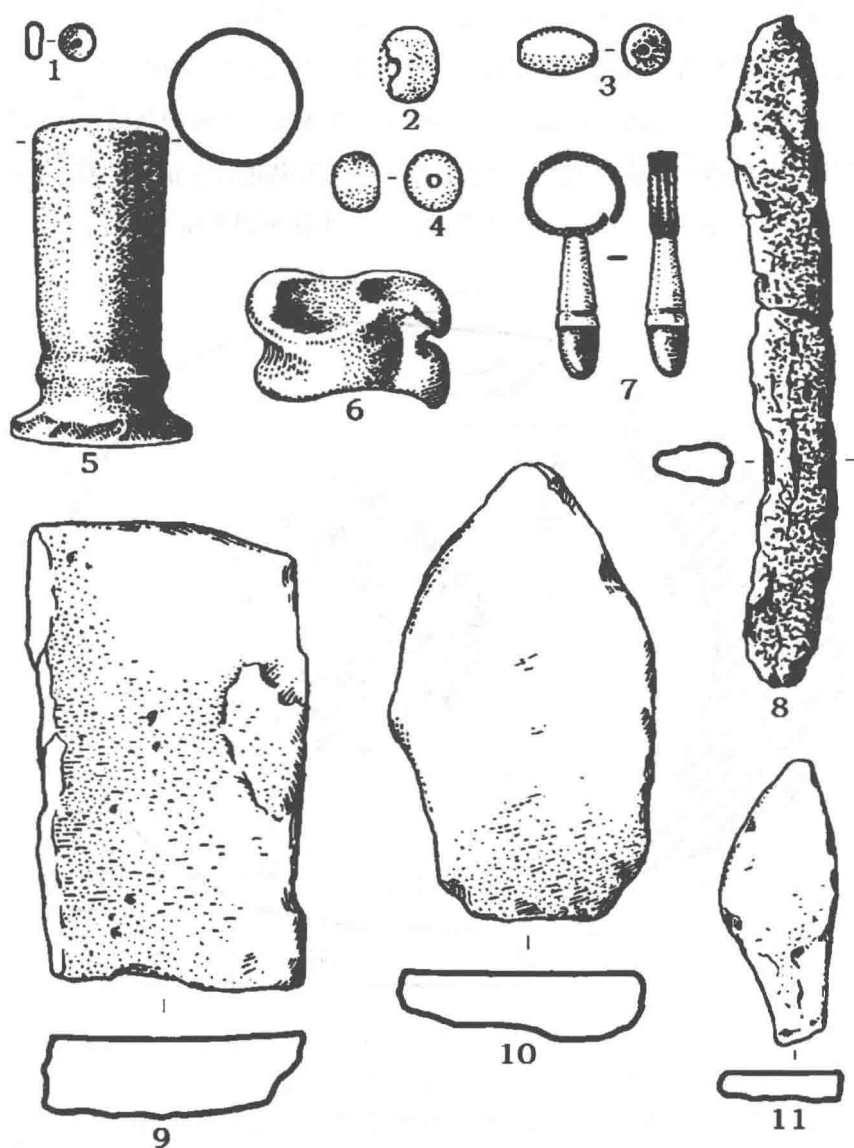


图3 萨卡尔—恰加4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
 (1、4, 肉红玉髓串珠; 2、3, 玻璃串珠; 5, 石杵; 6, 距骨; 7, 嵌绿松石金耳环; 8, 铁刀; 9-11, 石磨盘。1、9, 出自墓2; 2-4、5、7, 出自墓4; 10, 出自墓7; 8, 出自墓5; 11, 出自墓1)

排各种形状的柱洞，有的地方则有三排。柱洞中填满了石灰岩碎块、砂壤土、木炭和灰烬。石围南部有入口。墓葬中央的地表有过强烈的火烧，但是在石围里面却没有灰烬层。墓地边缘的一角聚集了大量的灰烬。由此可以推测：当地表被火烧之后，为了后续利用又对其进行了清理。双重（有的地方是三重）柱洞，整个柱洞中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柱子遗迹，也能证明其曾被多次火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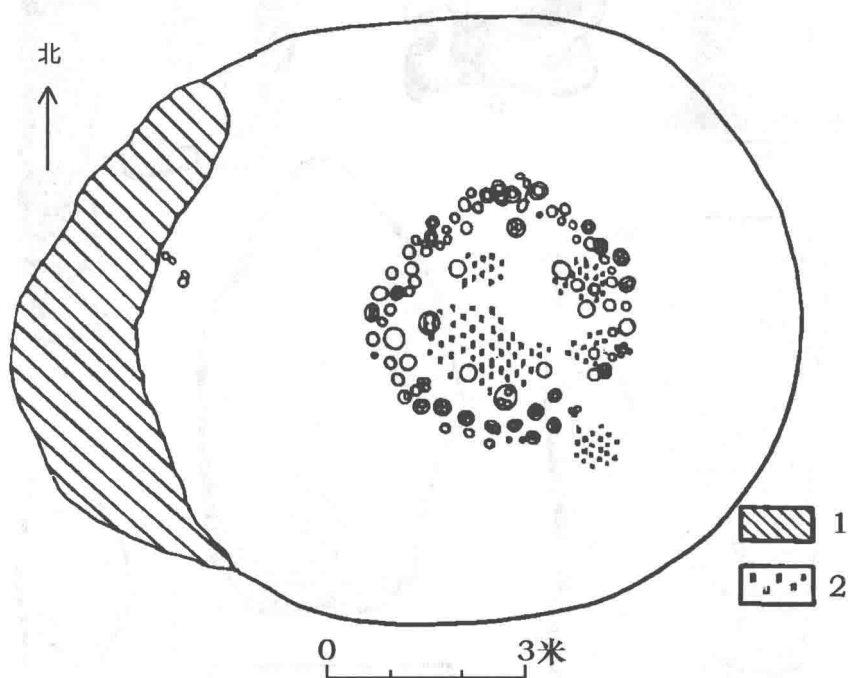


图4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墓1平面图
(1. 灰烬堆积的角落; 2. 地表火烧最强烈的地方)

墓群中有两座墓是空墓，其余的墓葬都在墓坑或者地表埋葬。两座地表火葬墓的火葬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有一座墓葬，埋葬时遗骸上没有撒砂，尸骨在墓坑中火烧了一次，由火烧过的尸骨的排列位置可以判断其头向向西。有一座墓葬，墓坑东西向，没有发现人骨残迹，但在填土中找到了下部斜切的圆形酒杯残片（图5·4），随葬品不多。有一座尸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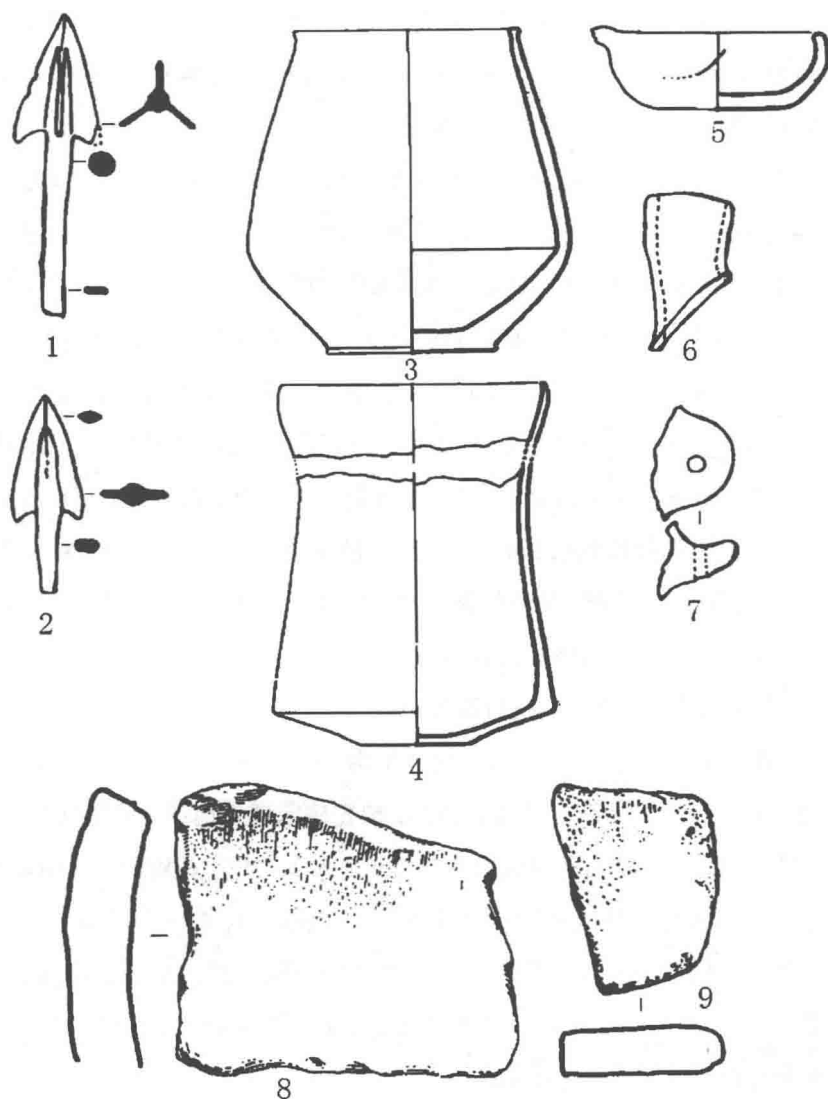


图5 萨卡尔—恰加5号墓地出土的随葬器物

(1、2, 青铜箭镞; 3、5-7, 手制陶器; 4, 圆形陶器; 8、9, 石磨盘及石磨棒;
1、2、6, 出自墓8; 3、5、8、9, 出自墓9; 4, 出自墓4)